



法國外交上的兩大勝利

許德佑

(法國通信)

一 引言

法國的外交政策自從歐戰以來便一向是極力擁護凡爾賽條約

以束縛其世仇的德國之發展，和法國立在同一方向的則爲那些受了和約之賜的小協約，波蘭等國家。在另一方面，則中歐的戰敗國若匈，若

奧，若保爾加利等則以德國爲領袖而組成反凡爾賽條約之集團，加入這集團的另外還有蘇聯和意大利。蘇聯以其社會主義的立場認凡爾

賽條約爲資本主義國家間用以維持現狀而鞏固其聯合反蘇聯戰線之工具。至意大利則在大戰後未能獲得其在倫敦密約中所分得的利

益，故亦願修改凡爾賽和約。這主張維持和修改凡爾賽條約的兩大集團對峙於歐洲者垂十數年。直到最近德國的希特勒獲得政權，實行其

法西斯蒂的狄克推多，對內極力壓迫左派政黨，對外採取強硬手段。於

是蘇聯的外交政策中心乃因德國共產黨之橫遭屠殺而從柏林移至巴黎。即與希特勒氏同爲法西斯蒂的狄克推多政體之實行者的慕沙里尼亦因德奧合併對意大利之恐嚇與汲汲然而法國求友好。其結果

是德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陷於孤立的地位，而法國政府維持現狀的政策則得到絕大的勝利。今請試分述四強公約及倫敦條約簽定後之國際現勢。

二 四強公約後的法意邦交

法意雖同爲拉丁系的姊妹國，但因種種政治上的衝突，一向都是站在敵對的地位而未能誠心合作。這點在吾人歷次的通訊中已曾很詳細地敘述過。惟是最近那轟動一時的四強公約已經英、法、意、德四國簽了字，從這公約中產生出來的第一個重大的結果便是法意邦交之改善。以後巴黎和羅馬兩政府間當能互以衷心的誠意來解決兩國間的問題。在裁軍會議與四強公約的一文中（見本誌三十卷十二號），吾人就已曾說起所謂四強合作的提案是如何地不合國聯盟章大小各國一律平等的精神，及其主張修改和約是如何地曾引起小協約和波蘭的極力反對而因之法政府乃不得不以一個附着許多保留條件的備忘錄來作爲反提案。此後接着便是許多冗長的討論以及觀點上

92460

各異的辯駁，真有人會相信牠是將要流產了的。到底爲什麼終於會在六月七號簽了字呢？是否這簽了字的公約和原來的提案有分別？何以現時小協約和波蘭會不反對？因爲在國際外交界上竟有人將這公約之簽定看作是白里安·開洛協定以後最大的事變，是列強間誠心合作之表現，故我們這裏在猶未進入討論法意邦交改善之前，有先檢討一下四強公約之演進史的必要。

關於最近二三年來在外交上和四強公約同性質的計劃，而且可以說是這次四強公約之所由生的種種努力，現在業已是明日黃花，我們且丟開不論。這裏只想從三月十八日慕沙里尼發出了四強壟斷歐洲政治的論調而後所生的變化略加說明。彼時這四強合作的計劃顯然是四大國的專裁。四月一號英相麥唐納之要求便已將四強公約放入於國聯盟約之束縛內，而在四月十日法國的反提案提出時則其面目便大變了。在這個反提案中最重要條件爲四強將來只能處理其本身的問題，以及國聯盟約第十九條關於修約，第十和第十六條關於各種領土和政治的獨立之保障及對侵略國之制裁各條的應用。但在四月二十二日因德國之反對而該約又曾一度重取本來的形式——這就是說在國聯之外實行修改條約。此後各方的商洽非常緊張而最後終於因意相慕沙里尼對德國方面不斷地壓迫而達到六月七日的成功。

在這簽了字的四強公約中，其條文極爲簡單而清白，毫無可以發

生誤解的地方。惟是在這短短的六條中，其本來的意義已完全失去，這六條的譯文在六月上旬的國內各報章上業已登載過，其中英、法、德、意四國互相約定共商與其有關的問題，儘力在國聯的範圍內施行爲保持和平之合作；共同研究能使國聯盟約第十、十六及十九各條發生效力的方法及進行程序，但其決議則只能由國聯理事會議定；四國共同努力促成裁軍會議之成功，此後若仍有懸案則由彼等四國共同再行討論；最後四國共同協商爲整個歐洲的經濟問題，在國聯盟約內求其經濟的建樹。是以在這公約中已經沒有四強專政的痕跡，而關於修約問題則在裁軍會議未曾完結以前也更是談不到。在這種種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出是法國的提案得了勝利。其中一切足以引起糾紛的方面在形式上和實際上都給避開了。是以小協約和波蘭在以前是最直接地受到四強公約之恐嚇的，現在也相信可以取消牠們在三個目前所提出的一切反對了。法國在外交上獲得了這絕大的勝利後，便首先以口頭繼之以書面的方式通告小協約和波蘭，說四強公約之簽定對於以前各種條約之精神或結果均無改變。這裏最不满意的當然是德國，因爲在簽了字的公約中，仍然是現狀之維持，關於修約問題及軍備平等問題一些也沒有進展。

四強公約的提議者慕沙里尼到底爲什麼願意犧牲其本來的主張而遷就法國的維持現狀之政策呢？這裏我們固然不妨借法總理達拉第耶，意首相慕沙里尼各在其本國的會議院中所報告樣的口吻兩

國政府均覺有重建此拉丁姊妹國間之平衡而共同重新獲得兩國間失去已久的信託……云云來解釋。但其徹底的原因則在乎希特勒的獲得了政權。國社黨的領袖登了臺後，法國當然是對之懷着絕大的戒心，而意大利初不因其同為法西斯蒂的政體而和德國交好。本來在以前誰都承認希特勒的登臺曾由意大利給與不少助力，且德國和意大利不又都是主張修改和約的嗎？可是在德奧合併（Anschluss）的恐嚇之前，慕沙里尼便顯然地開倒車了。德奧合併當然是為法國所不喜，而在意大利則更是一絕大的危險。因為第一在南部提勞爾（Tyrol）就有奧大利少數民族存在，次之德國在德奧合併而後對特理斯得（Treged）不免有窺視之心，且意大利一向在巴爾幹半島上的政治勢力也行將為德國的「東進」（Drang nach Osten）政策所抵消，最後則意大利將變成德國的近鄰，在疆土的防禦上也得要極大的努力。

在這種種的危險之下，慕沙里尼乃不得不轉向法國這一方面來了。但這僅僅因為德奧合併問題的一個恐嚇，是否足以使法意兩國緊連在一起呢？一切我們在法意邦交與中歐和平一文中所說起的困難和衝突是否都能消除？目下且盛傳着法總理達拉第耶有於最近赴羅馬與慕沙里尼直接晤談的消息，這未始不是兩國作更進一步聯絡的先聲。總之我們至多只能說最近簽定了的四強公約完全是法國外交上的一大勝利。意大利既願暫時（至少是暫時）放棄其修約的主張

則法意邦交顯然已有親善的趨向，此後是只等待着兩國間的誠心合作以求歐洲和平之維持了。

二 倫敦條約後的法俄關係

法國在歐洲已是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她對於社會主義的蘇聯當然是非常厭惡，而且彼時一班亡命於巴黎的舊俄皇黨及軍閥又暗中慫恿法國政府推翻蘇維埃的政權以便實現舊日帝俄時代的法俄同盟以制德。德國在一九二二年不是正和蘇聯訂立了拉卜羅友好條約嗎？德蘇的聯合除了彼時幾許亞會議的情形使然而外，其他在政治及利害關係上也有相同的地方。首先是德俄兩國對於凡爾賽條約之觀點完全一樣。德俄、土意這一羣反對凡爾賽條約的集團更在其四週吸引了許多主張打破現狀的國家，以與法國相對峙。蘇聯將凡爾賽條約及由其而產生的國聯看做是資本主義之穩定而為反蘇聯的聯合陣線。德國則只有和蘇聯聯合纔可以對付法國及波蘭的雙重壓迫。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法國一向就成了整個歐洲反蘇聯的領袖。一九二四年底法國雖也跟隨着世界各國承認蘇聯，但也只是名義上的承認而已。一直到去年法俄不侵犯條約簽定後，莫斯科和巴黎的邦交纔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有很多人以法俄的親善是完全由於希特勒登了臺，對於德國的共產黨施行極殘酷的壓迫而起。其實則自從一九二六年德國加入了

92462

國聯及簽定了羅加拿公約而後，蘇聯便已向法國及波蘭作進行不侵犯條約的建議了，因為法德交好能使波蘭的爭議平息，而巴黎、柏林和華沙三政府的聯盟是必得建築在蘇聯的背上的啊。所以從彼時起，蘇聯的外交政策便已轉變了方向，但希特勒的登臺卻使這趨向更為加甚。

在以前，蘇聯的當局總以為希特勒的政府比其他別的政府會更快他倒塌，而讓位於共產黨的攫取政權。是以我們曾看到德國共產黨員的參加揭衫黨的全民選舉。這參加的命令來自莫斯科，而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是被屈服的了的。彼時蘇聯以為希特勒藉着共產黨的幫助共同毀滅了韋瑪憲法，則無疑地是會促進社會革命的。但，現在的事實已明顯地證明了這種「革命」的計劃僅不過是一種幻覺，是一種在沙漠上的蜃樓而已。希特勒的勝利不特未曾抑且永久不會使德意志社會主義化，並且對於蘇聯還已成了直接的恐嚇。就是因為這個在德國方面的失敗，蘇聯乃在最近數月來極力拉攏法波等國家。

真像一九二二年幾諾亞會議由於模恩開雷的堅持而失敗，其結果遂產生德俄交好的拉卜羅條約一樣；一九三三年的世界經濟會議由於羅斯福的不屈服精神而擱淺，其結果乃產生二個倫敦條約。這兩個條約在未來的國際關係上尤其是在法俄的外交上均將發生極大的效果。

第一個條約是七月三日簽字的，參加的國家為蘇聯及其一切的

鄰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其中缺少滿洲國、日本及芬蘭對於芬蘭，蘇聯在去年已曾與之訂立了不侵犯條約。）這些國家中除了羅馬尼亞而外均已曾和蘇聯訂有不侵犯或聯盟的條約。這次羅馬尼亞的加入卻具有一層新的意義。因為自從一九三二年開始討論的俄羅不侵犯條約由於提杜萊斯哥的辭職而中停。現時加上了羅國的簽字，這就是說法國在中歐的全部聯盟國家都和蘇聯交好了。不過在這個條約中最重要的地方是在不侵犯的條文之外更加上了對侵略者的定義。李維諾夫在裁軍會議中所提議的侵略者之定義在國內已有人詳細地譯出（見本誌三十卷九號張明養先生之最後階段中之裁軍會議一文）。這裏且不贅述。上面我們所說法國在中歐的全部聯盟國家都和蘇聯交好的話，在第二個倫敦條約中更為明顯。因為在這個第二個條約中又加上了小協約國的捷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三國。在這條約中，蘇聯及小協約共同宣稱「拒絕一切以戰爭來修改凡爾賽條約」。

這裏最重要的是蘇聯一向是反對凡爾賽條約的，而現在竟承認不以戰爭來修約了。這在以保持戰後現狀為外交政策的法國當然是「一樁很大的勝利」。因為我們不能忘記所謂小協約的外交是完全依照着蓋陀賽外交部的馬首的。小協約國能獲得與蘇聯締結此項條約就不啻是法國保持和約的政策為蘇聯所諒解。但在蘇聯就是否因此而接收凡爾賽條約呢？在我們的意見看起來，這當然是不會的。蘇聯一向

未曾加入國聯，而以後也永將站在國聯之外。自從一九三一年末蘇聯和波蘭締結了不侵犯條約後，德國的報界輿論說，蘇聯此舉是否等於承認關於波土邊界的現狀維持。斯丹林對路德維支（E. Ludwig，德國著名作家）所問的一個問題說：『我們答應波蘭不以求改變其邊界或恐嚇其領土的完整為目標而舉行任何的激烈行動或任何的侵略……但其中是否有承認凡爾賽條約呢？沒有！其中是否有保障邊界否呢？也沒有，我們就從來沒有給過而將來也永遠不會給人家以這樣的保障；同樣地，波蘭也不會而將來也不會保障我們的邊界。』

上述的倫敦條約訂定了後，德國的報紙也曾有同樣的評論。七月四日的漢堡新聞（Hamburger Nachrichten）上說：『現在要知道的是蘇聯簽定了東方公約有否讓法國拖入凡爾賽條約之內的意思……在我們的意見，德國外交界應以絕大的努力來防止蘇聯的東方公約變成東方的羅加拿公約。』對於這種疑慮，李維諾夫在今日仍然是可以用斯丹林氏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所說的話來回答。蘇聯是永久不會正式地承認凡爾賽條約的。惟是不可否認的是蘇聯雖然並沒有被牽入凡爾賽條約之內，但自從一九二二年來蘇聯的外交政策中心一向都為柏林，而今日則其中心業已移至巴黎了。且因為修改的呼籲會為希特勒所利用，故對這問題亦已丟開不講。現在甚至在蘇聯也有人說修改凡爾賽條約是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路，而修約這一字已變成第二次大戰的代名辭。蘇聯並沒有保障凡爾賽條約中所訂

定的疆界問題，但倫敦條約出發點卻無疑地是在於現狀之維持，而顯然是法國最近外交上的第二個勝利。因為我們知道法國這次雖未曾簽字於倫敦條約，但其在幕後所出的力量是不可忽視的。這點，各國的報紙都一致這樣地說，而李維諾夫在七月七日對巴黎報界所發表的談話也承認法國的周旋之力：『吾人甚幸最近蘇聯及其鄰國間之和平工作能得法國政府及其外交界之同情。』

四 結 論

總之，根據上述的兩件國際間最近發生的大事，法國之維持現狀的外交政策已得到極顯著的成功，即是往日和德國同站在一條戰線上共同反對和約的蘇聯和意大利，現時也轉向法國這一邊來了。這樣在主張修約的中歐戰敗國家之集團中，其勢力當已減去不少，而促成這樣國際形勢之大轉變的，則為希特勒之登臺，因希氏登了臺後對意大利及蘇聯發生了直接的恐嚇，故法國乃能首先在四強公約中使意相墨沙里尼拋棄其修約的主張而採取蓋陀賽之反提案；繼之在倫敦條約中又極力作幕後的活動使其聯盟國波蘭及小協約和蘇聯訂立不以戰爭來修改凡爾賽條約。一句話，目下法國的維持現狀之外交政策在國際上已獲得絕大的成功了。

一九三三，八，四於法國。